

难忘那年高考

1981年,高考最后一科快结束的时候,我的心里抑制不住地紧张起来,不过,这种紧张与高考刚开始时不一样。高考开始那会儿的紧张夹杂着激动和兴奋,可这时候的紧张却完全是因为恐惧所致。因为出了考场就有可能和人打一架,论双方实力我肯定胜少负多。

我要打架的对象是我们班上一名姓杨的同学,我俩的隔阂是从走进校门那天开始的。当时学校的住宿条件很差,所有学生都睡大通铺,3间屋子里挤30个人,平均1间屋子10个人,活动空间非常狭小,平时不是你妨碍了我,就是我影响了你。同学们都是十四五岁的男孩子,血气方刚,矛盾和冲突在所难免。我和杨同学的

铺位是紧挨在一起的,第一天我俩就因为谁多占了地方发生了争执,后来的日子里更是“战事”不断,几次都到了要动手的地步。如果不是别的同学拉着,没准早就兵戎相见了。

知道我们俩积怨颇深,班主任老师特意给我们调整了铺位,在班上也尽量让我们避免冤家聚头,这样一来,直接冲突的机会确实减少了,但相互间的“仇恨”却没有减少,反而进一步加深了。如果盯着的只是对方的缺点倒也说得过去,可我们连彼此的优点都看不惯了。我当时是学习尖子,不光平时学习成绩好,在学校的几次数理化竞赛中也拿回了不错的成绩,别的同学佩服不已,只有杨同学爱在背后酸溜溜地说风

凉话。体育是杨同学的强项,在校运会上他一人连拿100米、200米、400米跑等几项冠军。别的同学都为他喝彩,可当时我只是不屑地说了一句:“四肢发达,肯定头脑简单。”

有人把我的话传给了杨同学,他咬牙切齿地说:“君子报仇,十年不晚。等高考后再跟他算总账。”他这话我也知道了,传话的人还劝我不要和他争,因为我打不过他。我想:既然他扬言高考后算总账,那我就等着好了。可当高考要结束的时候,我又有些后悔了,父母养我这么大不容易,要是真跟同学打架,对得起父母吗?

高考最后一科下课铃响,意味着我们的高中时代结束了,大家都可以卷铺盖回家了。

我故意在考场附近多磨蹭了一会儿,眼瞅着同学们纷纷走出校园,想着杨同学也应该离开了。可我回到宿舍,准备收拾行李回家时,一眼就看见杨同学还在那里,而且除了我之外,宿舍里只剩下他一人了。

我一边收拾东西,一边听着他那边的动静,过了老半天才听到他叫我的名字,说他专门等我回来,是要跟我说一声对不起,希望我忘了高中这几年与他之间发生的事情。他的话让我大感意外,我一时竟有些语塞了。他说完顿了一下,又怯生生地问:“咱们以后可不可以成为好兄弟?”我没有说话,抑制不住满眼的泪水,走上前去拥抱了他。

杜明骏/文

朝花夕拾

拿酒瓶换冰棒

“卖冰棒喽,拿酒瓶换冰棒喽!”在我童年的时候,每年到了夏天,大街上就会传来这样的吆喝声。每当吆喝声响起,我和小伙伴们就如同条件反射般,迅速集结到大街上,有的手里攥着零钱,有的拿着空酒瓶,把卖冰棒的小贩围拢在中间,每个人都是一副馋嘴的表情。

卖冰棒的小贩,通常推着一辆自行车,车的后座上绑着一个长方形的白色木箱,上面用红色油漆涂着两个鲜红的大字——“冰棒”。

“别急,别急,一个一个的来。”小贩一边接过我们手中的零钱或酒瓶,一边打开箱盖,掀开覆盖着的白色薄棉被,下面就是码放整齐的冰棒了。这时,小伙伴们个个踮起脚尖,伸长手臂,迫不及待地接过冒着白气的冰棒。

那时过夏天,感觉冰棒就是天下最好吃的东西了,吮一口甜滋滋的,有的还带着奶香,既清凉又解渴,真恨不得一口咬下去,那才叫过瘾!那时,一根冰棒才几分钱,但很多时候,大人都是囊中羞涩,拿不出闲钱给孩子买冰棒,我们就经常拿家里的空酒瓶来交换。所以,每年到了夏天,我就盼着父亲多喝酒,好拿酒瓶去换冰棒。

许海利/文

追念“道克特”

几十年前,我在鄂西北大山里教书,班里有个蔫坏的学生对我特别好。

有一天早上,这小子神秘兮兮地敲开我单身宿舍的门,对我说:“老师,我看你孤苦伶仃的,送你一只小狗吧。”说完,他就从脏兮兮的书包里掏出一只黑白相间的小土狗。从此,我就与这小家伙相依为命了。

我这人向来不懂得讲究,每天从食堂里打回饭菜,我吃下三分之二,剩下的让小家伙吃。我睡觉,它就卧在床下。早

起一开门,这家伙就如闪电般蹿出去,找地方“出恭”去了。

当年我正温习英文,又见小狗常作沉思状,于是便给它起了个名字——doctor(汉译“道克特”),意为医生、博士。

但道克特一点也不斯文,成天跟着我乱跑。我上课,它就趴在教室门口看我口若悬河,还时不时地整出点怪响。学生们一会儿看我,一会儿看黑板,一会儿看道克特,个个左顾右盼,还不时传出轻轻的哄笑声,整得我课都没法上。

当年我教的是化学,两三年下来,我的学生高考化学没几个及格的,这个罪过似乎应该归于道克特。

道克特让我最生气的事,是它胡乱撕咬我的手稿。当年我在写小说,那个年代又没有电脑,都是手写,好不容易完成一篇,稍不留神,比如我临时出门,道克特就会把我的手稿撕得四分五裂。气得我怒从心头起,恶向胆边生,少不了对它一顿怒怼。

1985年,我从鄂西北调回石家庄。就在我离开学校的前

两天,道克特失踪了。也许它知道我不会带它上火车,所以提前不辞而别了。

记得当年,我写过一小篇描述道克特的文章,在广州的一家报纸上发表。至今,那张报纸我还留在身边。

很多人说,活得比狗还累。其实,狗并没有人累。狗只要忠诚于主人,其他的就只剩下休闲了。就像我的道克特,它真正践行了晚清重臣曾国藩的处世原则:“物来顺应,未来不迎,当时不杂,既过不恋。”高越/文

图说往事

毕业前当上副班长

1987年7月,我在解放军合肥电子工程学院(现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合肥分院)学习期满,顺利毕业。我所在的学员队有100名学员,分成两个区队,每个区队分为4个班。为了锻炼并提



3位同学毕业前的合影。图右一为高大家的管理组织能力,队干部按

照学期,让学员们轮流担任区队长、副区队长、班长、副班长的职务。到了1987年4月份,离毕业还有3个月的时间,队长让我担任3个月的副班长。图为我同班3位同学毕业前的合影。图右一为高大家的管理组织能力,队干部按

李朝云/文并供图

暑假到忙采药

我小时候过暑假,除了结伴玩耍,帮着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外,还要到田野山间采中草药。

早年,县药材公司通过供销社,在各村设有中药材收购点,收购中药材。怕我放假时疯玩,家人就让我拿着小铲子、小镰刀,背着小背篓,和小伙伴到野地里采中草药。

蝉蜕是常用的中药材,我们拿着长竹竿,拎着布口袋,趁凉快去捡蝉蜕。西河滩有一片槐树林,槐花要开了,垂挂下一串串黄绿色的槐米。我们爬上一棵棵老槐树,摘槐米、捋槐花。槐米可做槐米茶、槐米粥、槐角丸,不仅入药入馔,还能作染料染布浆衣,金贵着呢。

那时,我和小伙伴跟老人学会辨识了不少草药。最普通的,是很容易寻到的野艾草、红蓼、半边莲、益母草,我们在田间地头、沟渠边,常常能采到一大捆。这些草药尽管价格低廉,却能以多取胜,每次能卖到三五毛钱。

想采到名贵一些的中药材,就要

费一番工夫了。比如土鳖虫,它昼伏夜出,喜欢阴暗潮湿的环境,我们拿着手电筒,拎着泥罐罐,晚上到墙根儿、桥洞下,搬砖掀瓦去捉。再如山蝎子,需要晚上或起早到山上捉,最好的办法是点香油灯诱捕,用筷子或镊子,将蝎子小心翼翼地夹进那种口小肚大的罐子中。山蝎子卖价高,一只品相好的山蝎,可卖到五六毛钱。

那时,每年暑假我都能采到不少中药材,卖到收购站,起码下一学期的学费父母不用愁了。更重要的是,通过暑期采草药,培养了我对中医药的浓厚兴趣。

刘琪瑞/文

告读者

本报为您提供个人出书服务。出书类型包括:个人传记、各类文集、影像精华等。价格优惠,品质上乘。

咨询电话:0311-88629395、88629317



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
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

我们的价值观

子也孝

中国福

天津人郑国斌

中宣部宣教局 人民网 中国网络电视台